

大宋

金鵒记

《大宋金鵒记》是我国民间广泛流行的一部传统大书,又名《大宋金球记》、《王宝童篡御状》。该书描写了北宋朝野一段儿忠奸善恶斗争的故事。

奸贼陈思故南游遇劫,正要上吊寻死时被王克道救下。陈思故恩将仇报,拐骗了王克道一家七口,抢男霸女,图财害命。王克道之子王宝童巧妙周旋,与陈思故等奸党、贪官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发现了陈思故勾结外邦妄图推翻大宋王朝的狼子野心,终于逃脱虎口,进京告状。在包公、杨宗保等人的协助下,金殿告御状,被皇上收为义子于殿下,随即领兵剿灭陈思故,报仇雪恨。

● 吴文堂

●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全书情节起伏,险象环生,情感丰富,牵人情肠,语言朴实、明快,令人爱不释手。

JINJIUJI

大宋 金鵒记

吴文堂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大宋金鹄记

吴文堂 编著 责任编辑 任聘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375 字数243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万

ISBN 7-215-02149-1/I·230 定价6.2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陈思故遇劫上吊死	王克道救贼植祸根	1
第 二 回	陈思故大施拐骗术	康诰命重义遭祸殃	8
第 三 回	贼陈狗助纣逞霸道	侠义士斗胆打不平	22
第 四 回	陈思故骄淫施狼威	杨美蓉斥贼受苦刑	32
第 五 回	周春红定计救美蓉	王宝童智胜陈思故	43
第 六 回	王宝童脱险又遭难	郑英雄一心报恩情	55
第 七 回	王克道告状定小县	兰君亭仗义奋助力	67
第 八 回	勇办案李彪献赤心	为报仇春红施巧计	78
第 九 回	贪淫乐贱妇说假话	为雪恨义人显铮骨	92
第 十 回	马彦鸿贪赃卖国法	忠义人蒙冤受酷刑	104
第 十 一 回	李差官尽力助正义	娘儿俩回生又遭殃	113
第 十 二 回	识真人张清诉衷肠	忧中喜宝童结净友	124
第 十 三 回	汴京地宝童落贼手	山脚下郑杰战四将	134
第 十 四 回	战寨主郑杰被生擒	搜陈府包公枉劳心	146
第 十 五 回	杨宗保斗胆助正义	包文正二搜陈洪府	157
第 十 六 回	斗权奸杨宗保奋勇	救宝童包文正成功	169
第 十 七 回	王宝童大告十大状	包文正金殿辞仁宗	184
第 十 八 回	包文正用智荐贤才	王宝童平步上青云	198

第十九回	王宝童领兵去定小	郑英雄找人得成功	215
第二十回	曹国舅行奸报急信	陈思故提前下毒手	227
第二十一回	祭亲人娘俩表衷情	劫法场英雄齐奋勇	238
第二十二回	王宝童进城除赃官	王克道父子喜团圆	249
第二十三回	康诰命诚心报子义	陶公子察院显威风	264
第二十四回	二英雄领兵攻贼寨	大宋军旗开胜二阵	275
第二十五回	王克忠大意被生擒	陈凤英阵前逞威风	286
第二十六回	王克忠被擒气浩然	王宝童智捉陈凤英	294
第二十七回	陈凤英弃暗投宋营	王宝童巧用连环计	308
第二十八回	陈凤英飞箭传密信	王宝童大破陈家寨	314
第二十九回	杨宗保力斩二辽将	贼黄松沙场逞凶威	324
第三十回	王宝童阵前议军机	张道人下山进宋营	333
第三十一回	王宝童订约打大阵	二女杰阵里逞英豪	342
第三十二回	张仙长阵前除妖孽	王宝童破敌凯歌还	352

第一回 陈思故遇劫上吊死 王克道救贼植祸根

话说宋朝四帝仁宗时期，景祐五年清明节那天，天气晴朗，暖风熠熠，只见江苏浦口县的大道上，有一匹灰红马蹄啮啮往前奔跑。马身上端坐一人，四十壮岁，身長九尺，面色紫红，扫帚眉，三角狼眼，鹰勾鼻子，老鼠耳朵，蛤蟆嘴，一嘴闹草胡须。头戴蓝缎扎巾，身穿青衣，腰系丝绦，足蹬粉底皂靴，马背上驮着个大包裹。此人正催马赶路，前边现出个树林，苍松翠柏，棵棵挺拔，势冲云霄。因他走的这条道直插林中，别无它路，就催马进林。

突然，从林中“嗖！”飞来一石子，“啪！”正打中他的面门，他“呀”地一声，一头栽下马来，“啪嚓”倒在地上，昏了过去。随之“噌噌！”从林中蹿出两个强盗，把他浑身上下扒个净光。见那大包裹还牢牢地捆在马背，就携了他的衣帽靴子，“嗖！嗖！”一同跃上他的马，打马如飞，“哒哒哒”，闪电般扬长而去，转眼无影无踪。

过了好大会儿，这个人才苏醒过来，仔细一看，马没有了，包满金银的包裹也没有了，自己赤体一条，“哇呀呀，气煞我也！羞煞我也！”就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可他哭了半天，

不见一人，心想：我本是上苏州、杭州办一桩美事，谁料天不遂人愿，却落得这般光景！现在我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向何人求救？有心回家，怎奈千里遥远，就插翅也难飞回。便高声大骂：“呀呸，贼子，你们可把状元爷我害到死地了呀！”这时他发现自己扎腰的丝绦还在地上，唉，也该我命丧于此！拾起丝绦，挂在树杈上，挽好套子就上吊。

忽然有人高喊：“别上吊！千万不能！”随着喊声飞速跑来二人，一长一幼。年长的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银盆大脸，慈眉善目，气宇轩昂，五绺长髯飘洒胸前，头戴青缎俊巾，迎门镶一块羊脂美玉，身穿可体蓝衫，腰系丝绦，足蹬粉底皂靴。年幼的十二三岁，面如冠玉，额大鬓高，两道乌黑的剑眉斜入鬓角，一对水清月明的大眼炯炯有神，通官鼻梁，元宝嘴，牙排碎玉，大耳有轮，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绿缎小夹袄，足蹬二龙戏珠的花鞋，英姿勃发，气宇非凡，亚赛潘安，胜似罗成，犹如临凡的仙童。此二人上前把他救下，年长的问道：“先生，您家住哪里？尊姓大名？为何这般光景？又为何青天白日土吊？”

他闻听此言，两眼落泪，急忙跪倒，连连叩头，“啊呀，多谢恩人相救！恩公，我家住陕西定小县西北十里陈家寨，姓陈，父叫陈忠，官居九门提督，母亲刘氏，是皇封诰命。堂前生我兄妹三人，哥叫陈洪，是转本御史，妹叫陈凤英，我叫陈思故，是武状元，近奉万岁之命，回家料理事务，完毕再进京伴君。我这是上苏、杭二州买珠宝，路过此地，不料被强盗所劫，劫去金银马匹，又把我全身衣服扒净，我无奈才寻死上吊。若非恩公相救，我早命赴泉台。常言说救命恩人如再生父母，又道是得人滴水恩，必当涌泉报，我陈某

一定牢记此恩，以后重报。若有半点口不应心，必死在万刃之下！”说罢就“咚咚咚”地连磕三个响头。

“哎，免了！见死不救，如同害人呀！”年长的那人说，说着弯腰把陈思故扶起。“噢，原来是陈大人驾到！幸会，幸会！”说罢向年幼人一挥手，“宝童，快回家给陈大人携衣服靴帽！”“是，爹爹！”这小孩就一蹦三跳地往回跑。

陈思故问道：“请问恩公贵姓？”年长的那人说：“免贵，卑人姓王。”“台甫？”“草字克道。”“贵府何处？”“哎，免贵免贵，寒舍就在这浦口县城北八里半路王家中楼。”“令堂令尊？”“子不言父，恕我无知，父叫王延龄，是以前大宋的丞相，已经下世。母亲康氏，也是皇封诰命。”陈思故心里一震，啊！他父是王延龄，好！我听说他有什么大宋金球，是罕见奇宝，得想法弄到手。又问：“恩公，您弟兄几人？姊妹几人？膝下几个孩了？”“只我弟兄三人，大弟弟王克忠，二弟弟王克孝，都是武举。我是文举，膝下只有一子，名叫王宝童，就是刚才那个孩子。今天是清明节，俺来上坟，正要摆供，忽见您在此上吊，便暂停祭祖，特来救您。”

王克道刚把话说完，王宝童就回来了，“爹，靴帽衣服！”说着就双手递给王克道。王克道立即让陈思故穿戴，陈思故穿戴着想：啊呀，谁不知王延龄这老朽骨是忠臣！我若与他儿结拜，外人岂不说我也是忠臣！这对我今后建大业好处极大。况且一结拜就与王克道成一家人了，他们哪还能再防备于我？弄他的宝贝就容易多了！他穿戴完毕，再次致谢后说：“王大人，我陈某有一事与您相商，不知可否？”王克道说：“陈大人，不必客气，请讲。”“常言道好汉爱

好汉，忠臣爱忠臣，我陈某想与您结为金兰之好，不知您肯赏脸否？”“哎，不敢高攀！”“啊呀呀，王大人，谁不知您是官宦之家！王老先生是大宋三代帝王师，天下文官祖，他老人家赤心报国，名扬四海，虽然下世，忠烈千秋。更有王老先生的大弟子您的大师兄，今开封府尹、大宋丞相包公包文正包大人，乃是大宋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为官清正，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德高望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谁不敬仰，谁不赞颂！要论功名嘛，您家比我家大多了！我陈某与您结拜才是真正的高攀哩！若王大人嫌弃，我陈某不结拜也就是了。”“哎呀陈大人，卑人决无此意！试想，您是堂堂的武状元，卑人是小小的文举，与您结拜攀还怕攀不上，焉有嫌弃之礼！既然陈大人不嫌，咱们结拜便了。只是这里无香案，到我家摆好香案咱再结拜如何？”陈思故贼眼珠骨碌碌转了几转，“王大人，结拜讲的是义气，何计有否香案？前人无香案，捧土为炉，插草为香的有的是，咱们效仿又有何妨？”“那敢情好啊！”于是二人捧一小堆土，插上三根草，就跪倒在地，八拜为交，共同盟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生死患难，永相救护，若怀异意，剑砍刀诛。陈思故四十二岁为兄，王克道四十岁为弟。

王宝童立即上前躬身：“陈大伯，侄儿这厢有礼了！”陈思故乐得眼眯成了一线：“咦，好好！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贵门出贵子呀！”王宝童头一歪：“大伯，您过奖了！”“哎不不，实是如此！”陈思故对王克道说：“贤弟，愚兄已误祭祖，天色不早，咱们快上坟吧！”王克道说：“好！”

三人径北而走，很快来到林中一大坟前。王克道手指车

上的一位老太太说：“大哥，这就是咱母亲。”陈思故一看，这老太太满头银丝，发髻高挽，面色白净，满脸皱纹，慈眉善目，富态安详，精神矍铄，头戴双凤展翅巾，身穿团花红袍，足蹬蓝缎花鞋，手拄龙头拐，简直象南海观音活菩萨。急上前跪倒叩头：“母亲在上，不孝儿子给您老问安！娘啊，您一向可好，贵体可安？”康诰命虽不认得，但她深明大理，笑说：“娘好，娘安！儿呀，快快平身！”陈思故站起。康诰命问：“儿啊，这是——”王克道就把陈思故的身世，来龙去脉讲说一遍。康诰命十分欢喜，“好啊，好啊！为娘我又多个好儿子！儿媳，快去给你大哥见礼！”“是！”

两个儿媳立即下车拜兄施礼，陈思故称妹相谢，王克道介绍说：“这是我妻马秀英，这是三弟妹杨美蓉。”他二弟妹呢？他二弟妹名叫魏翠萍，不幸今年病故。陈思故一看，这马秀英虽年到四十，仍面如梨花，丰艳多娇，貌美惊人。特别是杨美蓉，二十多岁，面如桃李争春，元宝耳，弯弯的柳叶眉，水灵灵的杏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满口银牙似甜糖欲滴的石榴肉颗儿，十指弯弯犹如晚香玉花儿开放，白生生的手腕象刚出土的嫩藕瓜儿，实有落雁沉鱼之貌，羞花闭月之色，好似九天仙女突然降在人间。陈思故看得两眼直勾勾的，心里直发痒，垂涎欲滴，噢，这女子真是天下难找，地上难寻，太美了！美极了！那马秀英长的也不赖！这送到嘴边的两块肥肉，我要不吃太可惜啦！一定要弄到手拜堂成亲！

哟！陈思故咋这样无恩无义，大逆不道，一会儿要偷人家的宝贝，一会想霸占人家的佳人？诸位我先简单说几句，王克道今天救错了人，这陈思故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啥样的

坏事他都能干出来，他卖国求荣，还想要大宋的江山哩！刚才他说买珠宝是假，其实他是买美女淫乐。

且说陈思故心里相中了杨美蓉、马秀英，但他这恶念一闪便急忙收敛，害怕起来：啊呀，谁不知王家不好惹！特别是包黑子更令人可怕！我孤单一入，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净想好事，岂不是异想天开！况且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与我结拜，我这样做哪还有半点良心？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昔日庞涓害了义弟孙臧，却能称雄列国，王莽害婿建立了新朝，面南为君；曹操宁愿他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他，竟能显赫中原，威震四方，我效法他们有何不可？这王家和包黑虽然可怕，但整个大宋我都不怕，还怕他们做什么？况且不久我就为君了，他们要在我殿前称臣，杀刮留存由我定，就更不为惧了！只是现在我还没为君，应小心行事才是。这小子想到这里，就又王八敬神，假装正经说：“贤弟呀，咱们快祭祖吧！”说罢就同王克道扶康诰命下轿车。马秀英、杨美蓉摆上供品，王克道烧纸，王宝童放炮，大家都跪在坟前放声大哭，霎时哭声动地，草木含悲。

特别是陈思故，装腔做势哭得更痛，那鳄鱼的眼泪成串子地直往下掉，嘴里还唠叨着：“我的好爹爹呀，我的好父亲！您老心如皓月，为国尽忠，德布天下，四海扬名，世人皆碑，谁不敬颂？怎奈您老在世儿未孝敬，请您九泉下多多宽容！近日儿上苏、杭买珠宝，被强盗所劫，险些丧命，多亏王贤弟相救，使儿得存残生。此等大恩大德，儿定永远牢记心中。俺二人志同道合，义气相投，结为弟兄。常言道，结拜三次入祖坟，康诰命就是儿的娘亲生，她老活着儿定好好孝敬，她老不在儿定给她送终。对您全家人儿定全当亲人

待，怀二意不被刀砍，就叫雷轰！……”这家伙哭的好不悲痛，简直哭成了泪人。说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在理，王家在场的人被他这假情假义迷惑住了，认为他是正人君子。特别是康浩命被迷惑的更深，她说：“好儿子，别哭了！你要哭坏，娘心疼呀！”王克道又上前劝了好一阵子，陈思故才止哭站起。

康浩命对王克道说：“儿呀，快把你大哥领回咱家休息！”

“是！”来上坟时，王克道与王宝童各骑一匹马，这时就叫陈思故独骑一匹，自己与王宝童同骑一匹。马秀英、杨美蓉扶康浩命上车后，也都上了车。家人王洪赶车上路，王克道、陈思故催马前行，直奔王家中楼。王克道救狼，又引狼入室，焉能不受其害？结果被陈思故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第二回 陈思故大施拐骗术

康诰命重义遭祸殃

书接上回，王克道领陈思故回王家中楼，很快就到了。陈思故一看，座北朝南一座院落，青砖蓝瓦，石狮子把门，黑漆大门又明又亮，颇为壮观。门上方嵌一块匾，黑底金字，字大如斗，上写“帝师王丞相府”，下款：“宋仁宗御笔。”陈思故心里“咯瞪”一震，咦，真了不起！看来我必须更加小心。

他们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马秀英、杨美蓉把康诰命扶上堂楼休息。王宝童到书馆读书。王克道把陈思故领到客厅，分宾主坐好，就命人摆上酒给陈思故压惊。陈思故说：“请二弟、三弟到此一叙。”王克道说：“他俩去湖北贸易，至今三年未回。”陈思故心中暗喜：我说他俩咋没上坟？他俩不在家，我弄宝贝和佳人就容易多了！真乃天助我也！但又故作不悦：“唉，不能与二弟、三弟一叙，实为扫兴！那就请宝童贤侄来吧！”“好！”王克道就命人叫来了王宝童，三人同桌而饮。

吃酒中，陈思故有意考察王宝童，问天文地理，问五经四书，问兵法战策，王宝童是有问必答，问一答十，滔滔不绝，

有条不紊。陈思故暗赞：真奇童，神童也！接着陈思故就叫以他三人同饮为题赋诗一首，王宝童随口赋出：

三人两代同桌饮，
谈天说地论古今。
当学仁贵王茂生，
勿做庞涓无义人。

王克道勃然大怒，霍地站起，一拍桌子，“哪！好你个胆大逆子！就你大伯咱们三人，谁是庞涓？”说罢就打王宝童。陈思故早已面红耳赤，急忙站起拦住：“哎，慢慢！贤弟，这是我出的题，怎能怪他？况且他又没说咱们谁是庞涓，快息怒坐下坐下！”王克道被强按坐下，但仍怒气满面，对王宝童又声严厉色说：“要不是你陈大伯讲情，我决不饶你！快说，你这首诗到底是啥意思？”

那么，王宝童这首诗是否另有含意？有。别看他人小，却极为聪敏机警。在他家老坟地陈思故看马秀英、杨美蓉时，王家在场的其他人都未注意，唯独王宝童注意观察。当他见陈思故俩眼直勾勾地看时，就非常气愤：咦，你是武状元，难道就不懂男女授受不亲？这样看女流就不怕丢身份？看来你不是好人！就想给他爹王克道说。因陈思故在面前，又因当时的社会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子不听父言为不孝，父亲已与陈思故结拜，就没言语。但他把此事埋在了心头，要看陈思故究竟是什么人。所以陈思故叫他做诗，他就做出了这样的诗，旁敲侧击，目的是：陈思故若是正人君子，必然喜欢；要是小人，必定脸红，让陈思故知道王家的

人不是糊涂虫，不是好欺负的。然而他这个含意不能明讲，王克道追问，他心里一惊，但即刻镇定，从容不迫，笑容可掬地说：“爹，请您甭生气！我可不是说咱们谁是庞涓，是说咱们都学唐朝的薛仁贵、王茂生，唾弃邪恶，仁义为本，同心报国，名留青史，都不做庞涓那样的无义人，这有何不好？孩儿怎敢在长辈面前口吐不逊之言，落个不懂人伦大理的逆子狂徒！”他说的声调虽然温和，但“庞涓”二字却准确地击中了陈思故的要害。特别是他那双水清月明的眼睛，清如泰山的清泉水，明如圆月那样明，“唰”——射出逼人的光芒，神鬼皆惊，正好与陈思故的目光对射一起，吓得陈思故激灵灵打个寒战。啊！能是我在他老坟看马秀英、杨美蓉被这小子觉察了心意？嗯，有可能。啊呀，这小子厉害！便强作镇静说道：“贤弟，宝童贤侄言之有理，别再责怪他了！他虽年幼，却上懂天文，下懂地理，精通五经四书和兵法战策，又知人伦大义，诚是天才聪颖，志高勇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决不是凡人！而是出类拔萃，人中的龙马，鸟中的金凤，将来得志，必是国家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贤弟有如此贵子，真是可喜可贺呀！”

陈思故是否说过头了？一点也没有。这家伙观察人还是有点本领的。就是有一点他还不知道，王宝童射一手好箭，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陈思故口里那样说，心里却另想一套：我一生无儿，若能收他为子，肯定能为我出大力，将来也是我陈氏江山的好继承人。常言道，名利催人变，财帛动人心。我诱以名利，多施金钱，何愁他不倾心归我！

这时王克道胸中的怒气全消了，笑道：“大哥过奖了！”陈思故说：“啊呀，决非夸奖，诚如是也！”三人继续饮酒，

谈笑风生。

为助酒兴，王克道就叫王宝童到堂楼康浩命那里取来国宝放在桌上。

陈思故一看，此物是个金质圆球，球壁上有些小孔，球直径三寸五，金光闪闪，光彩照人，上面二龙戏珠，丹凤朝阳，栩栩如生。喜问：“贤弟，此是何物？”王克道说：

“是外国进来的宝贝，价值连城，万岁赐名‘大宋金球’。因我父尽忠报国，功勋卓著，万岁就把此物赐于我父。球内有八只金斑鸠，四红四蓝。有红、蓝二开关。欲取暖，一按红开关，四只红金斑鸠就在球内展翅，飞出暖气。若天气闷热，一按蓝开关，四只蓝金斑鸠就在球内展翅，飞出凉风。母亲年高，由她保存使用。今大哥初到，愚弟房舍简陋，照应不周，有屈大哥尊颜，特请大哥一赏。”陈思故说：“啊，呀贤弟，愚兄太感谢您了！”“哎，自己人，甭客气！”王克道说罢，就叫王宝童按了蓝开关，果然飞出凉风，清爽宜人。不多时他们都有些冷了，王克道就叫王宝童关上蓝开关，按了红开关，果然飞出暖气，各都感到暖意。

有人说此物太神奇了！诸位，这金球里那四只蓝金斑鸠肚里装的是特殊产凉药物，肚壁上有空，蓝金斑鸠飞动能飞出凉风。四只红金斑鸠肚里装的是特殊燃火之物，肚壁上有空能进空气，红金斑鸠飞动磨擦起火，飞出暖气。此书叫《大宋金鸠记》，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蓝金斑鸠放凉风不如现在的电扇，红金斑鸠出暖气不如现在的暖器。不过在那时期能做到那样产凉生暖，确实不简单，够奇的。陈思故见金球如此罕奇珍贵，更加决心盗取。

由于大宋金球助了酒兴，他们直吃到三更才散。王克道

叫陈思故在客厅安歇，叫王宝童把金球送回堂楼后回书馆休息，自己回马秀英卧室就寝。

王宝童刚才一作完诗，就发现陈思故面红耳赤，更觉得他不是好人，暗暗小心留意。

陈思故呢，他在客厅怎么也不能入睡，打鬼算盘：王宝童，哼，你小子再鬼，我咋看你是孙悟空蹦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到时候我非叫你跪着叫我爹不可！但是，我要把大宋金球和马秀英、杨美蓉、王宝童弄到手决非容易。要想取之，必先予之，我必须取得他们对我的绝对信任，出其不意，方能成功。贼人恶意已决，才欣然安睡。

果然，次日陈思故五更即起，起来先扫地，洗漱完毕就到堂楼给康诰命问安。浇花、铡草、喂马什么都干，还帮王克道处理事务，教王宝童劈刀打拳，舞枪弄剑，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连大门也不出。天天如此，日复一日，不觉一月过去，王家的人都认为陈思故是正人君子，连王宝童也对他不怎么介意了，都对他很亲热。特别是康诰命，待陈思故比亲生子还亲，对王克道说：“儿呀，你千万照顾好你大哥，叫他在咱家多住几天，啊！”王克道说：“娘，您甭放心啦！”王家的人这时想的全是如何待陈思故更好，哪还能考虑到陈思故是黄鼠狼正在给鸡拜年呢！

一日，王克道在客厅对陈思故说：“大哥，愚弟的本家叔住在这西北六十里王家大楼。昨天他老派人叫我去那帮他办点事，得二十来天，要委屈大哥您了！”陈思故暗喜：噢，我正愁没法把你支走呢！好好，此乃天助我也！但他又白眼狼戴眼镜——冒充好人了，“贤弟，客气个啥呢，你只管放心去吧！那里若有用愚兄之处，请速派人捎信，我立即